

长篇知青爱情小说

梦断滇西

丁小强 著

多少个夜晚，梦境把我带到那里——爱曾经把我的生命飘飞起来的地方。如今我终于明白：生命中最刻骨的一次，便是我的永恒。



成都出版社

2076

长篇知青爱情小说

梦断滇西

丁小强 著

成都出版社

一九九六年四月

长篇知青爱情小说

梦 断 滇 西

作 者：丁小强

责任编辑：刘文杰

美术设计：李大卫

技术设计：岳秋平

责任校对：刘智勇

出版发行：成都出版社

地 址：中国·成都市一环路西一段百花苑

邮政编码：610072

电话号码：(028) 7765071 7783841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排 版：宏达激光打印部

印 刷：成都市老年事业印刷厂

版 次：1996年4月第1版

印 次：1996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：12

字 数：280千

印 数：1—10000册

书 号：ISBN7—80575—502—7/I·91

定 价：17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目 录

第一章 北回归线的太阳风 ……… (1)

高流速的太阳风掠过地球，寂静的峡谷顷刻间沸腾。北回归线附近 3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温度骤升，数万名支边知青突然动荡不安起来。空幽的峡谷里已经回响起一阵阵呼啸，知青大返城的消息压上人们的心头。

第二章 初恋的罪恶 …………… (16)

雪白的肌肤，饱满的乳房，修长的大腿，这一切在初春的原始森林之夜散发出一股股撩人的气息。陈大龙体内的野兽在奔突咆哮，在寻找着那不堪一击的突破口。秋夜里，玉雕般的刘毓敏状如疯虎。

第三章 迷途羔羊 (36)

梦一般的境界，她丝毫没有愤怒和激动，反而有一种冲动和快感。面对轻薄者惭愧的背影，她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，甚至自己也用手不停地抚摸身体，决定自己是否是身处梦中。屋外小路，凄凉的哀号悠悠地飘过来。

第四章 巨石从天而降 (53)

随着一声尖啸，一块巨石挟雷霆之势从天而降，瞬间黑暗罩住了天空，人们一阵眩晕。几缕游魂飘飘荡荡地升上天去。卢筱萍拄着拐杖回来之后，方知曾让自己单薄乳房压迫过的恋人已离她而去，带走了她无根无系的爱情。长夜绵绵，她欲哭无泪。

第五章 血色黄昏 (68)

夕阳从青姑峡慢慢地落下去，成群的乌鸦在谷中的几副

棺材上空盘旋飞舞，不时“呱”的尖叫一声，振翅向树上飞去。黄昏流淌着鲜血，从姑娘们嫩弱的心田上汨汨流过，流进那悲壮的历史之河。

第六章 荒芜的岁月 (85)

吴彪和他的同伴把那位司机打得满脸流血，就差没用匕首在司机身上插两个窟窿了。挨打的司机一声未吭，一个多小时后追上了客车，硬生生把客车撞下澜沧江去了。然后自己也开着车驶下了悬崖……

第七章 草棚里的野性 (100)

突然，她的身体也开始轻轻颤动，犹如烈日下的裸身滴上冰凉的水珠一般，全身最敏感的神经被触动了。当她第一次用力时，她轻轻地惊呼了一声。菊花的丈夫突然归家，他反而有一种

救人于苦海之中的英雄气慨。

第八章 射太阳 (119)

霎时，无数的冲锋号同时吹响，万炮齐鸣，山摇地动，使这古老的原始森林发出一阵阵骇人的颤栗。平静生活中，一阵不祥的风吹进来。指导员的话如轰雷一般在她耳边炸响，惊恐万分的她，只听见指导员的话在夜空中回响：“射太阳！射太阳！”

第九章 痴男怨女 (139)

为心上人打抱不平，陈大龙大发龙威，与三个人展开一场混战，石头、木棒到处飞舞，却从梅梅的身后成弧形落下去。李霞为之动情，殊不料却换来一顿大吼和粗鲁的推搡，柔情蜜意到头一场空，此时她方知世上痴情人儿少，负心人儿多。

第十章 春风沉醉的晚上 (153)

她突然感到他的目光有一丝异样的神色，停留在她的胸前。她下意识地低头一看，原来衬衫不知什么时候被挂开了，搭下半边胸襟，……初恋的时间如水逝去，只留下几许酸酸的回味。

第十一章 糊涂的红娘 …………… (172)

指导员手中的“尚方宝剑”闪着寒光，杨民的声音多了一些坚定。望着渐渐隆起来的那个地方，他万般无奈地叹息着，只有那个被糊涂红娘骗了的白玲，还在那里编着梦，一遍又一遍地重温那狂乱之夜。

第十二章 支边的女人们 …………… (191)

医生贪婪的手伸向她的裤子，一声威胁的嚎叫回荡在病房上空。天真的儿童唱着不知

所云的歌谣。白玲怀孕的消息不径而走，那个播种之人又要远走海角天涯。猥亵的目光和异样的言语沉沉地压在她瘦弱的肩上。

第十三章 不堪回首 (215)

一度的刺激，白玲病情加重，返城治疗，只留下无尽的伤感。在这个大峡谷里，历史的玩笑继续开着。那曾偷看女人洗澡的“红五类分子”，众目睽睽之下对干事大喝一声：“陈干事，我命令你站住。”……

第十四章 光明的尾巴 (242)

又一个幽灵在这块浸透了泪与血的土地上游荡，那是一个无奈的冤魂，纵然有千百万人在呼唤她，但她仍然向招手崖走过去。大姐在哪里？也许她顺水流走了，也许被一只雄

鹰穿云破雾而来，上云霄里去了。一串光明的尾音久久挥之不去。

第十五章 边界上的革命青年

..... (260)

他理直气壮地向巡逻的边防兵说：“我叫王枫，是建设兵团的。我现在要去支援世界革命；你们都是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解放军战士，应该理解一个革命青年的理想，马上让我过去。”“我不是背叛。”他仰起脸对着明月和星星倾诉着.....

第十六章 无声的抗议 (282)

无数的知青们在滇西这块土地上默坐着，无声地抗议着。绝食的人们那断断续续的嘈杂声，在夜空里四散蔓延开去。总场场部的办公室，灯光通宵达旦地亮着，谁也不敢掉以轻心。有

人建议抽调部队和民兵。

第十七章 声 援 (301)

一片红的霞光,顷刻间便笼罩在岭南上空。那些抱定决心绝食的人们,动也不动地坐着。同病相怜的其他支边青年也翻山越岭而来,不动声色地加入声援的行列。群山开始沸腾;空气在这一片土地上凝固了。无边的压抑似要夺去这里的生命。

第十八章 躁动的火焰 (320)

“我们要回城!”的呼号声震耳欲聋。操场上已经有人倒下去了,但谁也不曾挪动身体。仿佛世界停滞不前了,一种只有大暴动才有的平静悄悄地降临在这里。只有天真的孩子在阿姨的怀抱里吃着东西。

第十九章 重返连队 (336)

曾经疯了的白玲又回到南国那块熟悉的土地。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绝食的人群，她找到了那些熟悉的朋友。几辆救护车呼啸而来，激动的人群蜂拥而上，不让军医们去抬动休克病人。要求没有达到之前，谁都只能眼看着生命消失。

第二十章 将军与孩子 …………… (355)

将军来了，带来了一种焦急和期盼。望着一群群由自己带进新中国的后代的子女们，将军热泪盈眶，但人群仍然不为所动。休克的人越来越多，卢筱萍丢下拐杖跪了下去，小楠楠拉住了将军的衣角。终于，喜悦的讯息姗姗来到。“都可以回城了。”他的声音虽然不大，却在这片土地上响开了，浸透到每个人的身体中去。

第一章 北回归线的太阳风

高流速的太阳风掠过地球，寂静的峡谷顷刻间沸腾。北回归线附近 3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温度骤升，数万名支边知青突然动荡不安起来。空幽的峡谷里已经回响起一阵阵呼啸，知青大返城的消息压上人们的心头。

时间：公元 1979 年……

东经：约 100 度。

北纬：约 23 度。

海拔：1000 至 2500 米左右。

高热能的日冕气体克服了太阳引力的作用，不断地向外膨胀，形成了每秒约 100 万吨的电离气体，离开太阳向外吹遍整个太阳系，在到达地球时已成为每秒 800 公里的高速流太阳风……慧星在广阔无垠的四维空间中悠然自得地飘扬着，长长的尾巴被这巨大的太阳风吹得偏离了轨道……

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，来到岭南农场屯垦戍边的数千名知识青年，包括欧阳雯、霍天林、林晓兰这许多人，已经渡过了为时八年的边塞生活。

八年来，他们开垦了无数的荒地，修建起一栋栋新房，又以最原始的劳动方式建成了虎啸岭水电站。

尽管他们曾一度狂热的追求，曾一度无所畏的自弃；但生活却似乎是越来越趋于宁静了。

然而，就在不久前，整个省农垦总局数万名（来自成都、重庆、上海、北京、天津……的支边青年，突然动荡不安起来。电报、信件象雪片一样在各大城市和北回归线附近来回飞舞。

“据说中央有文件，病残者、家庭生活困难者可以照顾回城……”

“母病危，速回！”

“中央又有新的精神……”

“党中央拨乱反正。十年动乱期间，你们受害不浅，怎可以在此例之外？”

“回城大有希望，何去何从，切莫执迷不悟……”

“八年的时间，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，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。而对你来说，却几乎是整整一个青春了。”

“抓紧时间吧，命运又一次给了你献身事业的机会……”

象一阵狂飙掠过平静的水面，灌进寂寂的峻谷，北回归线附近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温度骤然上升，人们沸腾了。

岭南农场自然也不能幸免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请探亲假、事假回城的人已接近全农场知青总数的百分之四十。

欧阳雯也不例外，一个星期内便接到了妈妈、哥哥写来的两封信，而且内容几乎无甚差别。尤其是哥哥，竟然以长辈自居，在信中反复向她说明：“一个人当然不能没有事业心，但献身事业也并非是要固定在某一个地方……”

“我真的有事业心吗？真的想过要献身边疆吗？”

她曾扪心自问，可能在她那被现实弄的动荡不安的心中，却无法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。

或许，她打心眼里就不愿去寻找这种答案，甚至连想都不愿去想。她同那些沸腾的人们一样，想的只有一个问题——能

不能回城？尤其在此时，回城对她来说仿佛就是充饥的干粮，情人的亲吻。

“欧阳雯，这次全国知青都在闹回城，你们恐怕真的要衣锦归乡了。到时候可别忘了咱们这虎啸岭啊。”电站的技术员刘子义对她说。但说话时的目光，却好像含有一些失望。

她说：“什么衣锦归乡？老刘，何必要挖苦我们。”

“这可不叫挖苦。”刘子义异常诚恳地道：“中国人历来讲的都是叶落归根，你们当然也不能例外。要我说啊，这就如同几年前我们讲干革命不忘本是一个道理。”

“那不一样。”她反驳道：“叶落归根是对老年人讲的，用在我们身上不合适。”

“哼，没什么两样。再说，你怎么知道你如今还没老？说心里话，我几年前就觉得自己已经老了。”

她听了这话不由的一愣，嘴上没反驳，心里却不以为然道：“你不也才三十多岁，怎么会知道老是什么滋味。人未到老时绝不会体会到老的滋味，既然对老的滋味不得而知，又怎么能想象出自己是否已经老了呢？真是一派胡言。”

卢筱萍却说：“我怀疑老刘是讽刺我们，说我们人虽没老，但心却老了。”

“就是。”林晓兰也说：“他嘴上说的好听，说不定心里还偷偷骂我们是逃兵呢。”

“就是，八年来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了，也该让我们回城了。”

“对，能回城老一次也无所谓。”

“回城……”

“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。”

欧阳雯不知道人们的选择是否正确，但就她本人而言，她也是别无选择的。而且，有些事情是不必忙于寻找答案的。

三座峻峭而又险恶的山峰高高矗立在绵延起伏的崇山峻岭之中，如同三把利剑直插苍穹。桔红色的夕阳落在虎啸岭和神鹰峰之间的山坳中，给翠绿的山林抹上了一层淡淡的余辉。

虎啸岭的半山腰中，座落着两座即将竣工的机房，引水渠道像一条闪着光的绸带一直伸向绿色的山峦之中。

渠道上方的陡坡上，伴随着一阵阵富有节奏的号子声，近20名男女青年正合力将一根10米长的水泥电杆拖上陡坡。一吨多重的水泥电杆随着“嘿哟、嘿哟”的号子声一分一寸地向上移去。终于，水泥电杆被拖到了半山坡的杆位上。

“休息一下吧。”霍天林喊了一句。满头大汗的人们扔掉手中的尼龙绳，不约而同地坐了下去。

一个脸色黑红、身材高大的男青年脱下解放鞋，使劲地抖着鞋子里的泥土：“他妈的，这几年就没穿过一双干净鞋。”

坐在他身边的王枫一边用手在鼻子前来回扇着，一边不满地说：“我说大龙，怎么你的鼻炎还没治好？”

“鼻炎，谁说我有鼻炎了。”陈大龙将鞋子套在他那双大脚上，突然醒悟道：“原来你是怕臭，哈哈……”笑着又把另一只鞋脱了下来：“王枫，想当初你是革命最彻底的，如今怎么怕起臭来了。”

王枫听了这话，满不在乎地摇了摇头道：“我那时所崇尚的理想，不要说你们无法理解，就连我自己现在也解释不清楚。”

“自己都解释不清楚？”一个姑娘笑道：“那你怎么会想起来独自一人去支援世界革命。”她的脸庞颇为清秀，但这清秀中却又隐约透着一种严峻。

“小雯，你怎么又提这事。”坐在他身边的林晓兰推了推

她，目光中还含着一丝责怪。

“好啦，好啦。”欧阳雯笑道：“又得罪你的白马王子了。真，你们结婚好几年了，你还像谈恋爱时那么卫护他。”

林晓兰脸微微一红，正要说什么，便听王枫道：“这件事我早就无所谓了。说实话，尽管我解释不清楚，但当时那种理想确实给了我一种无畏的力量。”

“可你却说不出理想到底是什么。”

“夏侯，那你能说清楚吗？”林晓兰问。

夏侯平不以为然地道：“我虽然说不清楚，但是我可以不想，所以我就不会为此而烦恼。”他头发乱糟糟的，两条裤腿的膝部都贴着一块白胶布，神态颇有点自鸣得意的味道。

王枫笑了笑：“你虽然可以不想这个，但却不能不想那个。”

“什么这个那个的？”夏侯平原是半躺着，这时撑起身子来问道。

“那个叫什么倩倩的呀。”

“好哇，你们俩口子敢合伙来取笑我，小心点，我可要口出不逊了。”

“我说啊。”欧阳雯突然插言道：“理想就像是一个大圆圈，它以起点为终点，又以终点为起点。”

“对，对。”夏侯平拍手叫道：“小雯说得对，理想就是个大圆圈。”

“好像有点道理。”王枫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欧阳雯又补充道：“这话可不是我说的，是老刘的真理。”

“唉呀，我说你们也是。”陈大龙穿上抖干净的鞋子大声道：“管它是圆圈还是直线，还是先把这电线杆立起来再说吧。”说着起身朝水泥电杆走去。大家也纷纷站起身来，来到杆位前，几个男青年合力将水泥杆的一头抱了起来，三个拿着两